

中华历代帝王传



太平天国天王

洪秀全传



刘小沙◎编著



团结出版社

中华历代帝王传



太平天国天王

洪秀全传



刘小沙◎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传 / 刘小沙编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26-2480-1

I. ①太… II. ①刘… III. ①洪秀全(1814~1864) —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5247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55×220 毫米 1/16

印张: 25

印数: 3000 册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2480-1

定价: 29.00 元

前言

悠悠几千年，纵横五万里，站在中国文明辽阔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天幕下，仰望着令无数人叹为观止的帝王的流光溢彩的天空，尽阅朝代更迭的波澜起伏，无处不闪耀着先人用心、用生命谱写的辉煌。

封建帝王是历史的缩影，自嬴政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或以盖世雄才称霸天下，或以绝妙文采震烁古今，或以宏韬伟略彪炳史册，或以残暴不仁毁灭帝业，铸就了一部洋洋洒洒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史……

恍然间，我们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辟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皇帝与权臣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虽然他们已是昨日黄花、过眼云烟，但查看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会“坚定”地摇着头回答：“NO！”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帝王”等于“正统、严肃”，这些东西早被当年的历史考试浇到了冰点！尽管明知“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也再没有耐心去研读、探索那些“枯燥”的帝王传了。其实，历史并不是课本上那些无聊的年份表，帝王传也不是人物事件的简单罗列。真实的帝王生活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抢读”帝王传，本套图书精心挑选了在历史上影响力颇大的帝王，突破了枯燥无味、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如果本套图书存在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生命短暂得微不足道。因此，在这有限的时光中，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多学知识，少走弯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目 录

第一章	洪秀全应试受挫	冯云山发展教众	1
第二章	紫荆山捣毁神像	冯云山被捕获救	12
第三章	杨秀清密谋夺权	石达开初露锋芒	28
第四章	金田村首发起义	各战场捷报连连	43
第五章	洪秀全永安封王	咸丰帝派兵逼围	61
第六章	太平军损失两王	杨秀清稳当军师	78
第七章	太平军势如破竹	洪秀全修天王府	92
第八章	赖汉英寡断失城	江忠源死守庐州	111
第九章	杨天父下凡夺美	张继庚谋划叛乱	125
第十章	傅善祥智劝东王	小天堂男女开禁	137
第十一章	曾国藩兵败跳水	石凤魁武汉失守	151
第十二章	石达开克复武昌	杨秀清赏罚不明	164
第十三章	曾国藩被困南昌	太平军收复江南	179
第十四章	杨秀清逼封万岁	陈承谔忍辱复仇	195
第十五章	韦昌辉血洗东府	荣光门设计屠杀	210
第十六章	石达开解困天京	韦昌辉被逼自杀	226
第十七章	石达开愤而出走	林启容失守九江	239
第十八章	洪仁玕谋略治国	洪秀全笼络人心	258
第十九章	洪秀全嫉贤妒能	李秀成东征有功	276
第二十章	洪秀全擅改国号	李秀成接见英使	291
第二十一章	洪秀全封王晋赏	陈玉成被革心灰	308
第二十二章	陈玉成愤然赴死	李秀成功败垂成	322
第二十三章	北征军损失惨重	李秀成出京救难	341





第二十四章	四天将密谋献城	李秀成死谏无果	355
第二十五章	洪秀全魂归天国	天京城城破国亡	369
第二十六章	李秀成被俘自述	洪幼主被捕遇害	382



第一章

洪秀全应试受挫 冯云山发展教众

这一年,洪仁坤来到广州参加应试。早在九年前,也就是他十三岁那年,洪仁坤就参加了科举考试,虽然通过了县试,但是却没通过府试。转眼间九年过去了,他二十二岁了,身体魁梧,五官端正,一眼看去,颇有几分君子风度。

这是他第二次到广州来参加应试。

这一次,他信心满满。毕竟在这九年之间,他勤学苦读,四书五经早已烂熟于心,八股文也写得得心应手,所以有很大的希望能够及第,被封个一官半职,也就能够光宗耀祖了。临行,父母兄妹看着他走出村外,没有嘱咐什么,但看着一双双急切的眼睛,他暗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榜上题名,否则如何向家人交代。只要吃上皇粮,那全家就跟着享福了。

漫步在繁华的广州城大街上,洪仁坤心里踌躇满志。“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他幻想着金榜题名的喜悦,不禁对这大街上的布衣百姓产生了看一种优越感。

参加过科举考试,经过漫长的等待,科试结果出来了,洪仁坤又一次名落孙山。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虽然没有十成的把握,但是也有九成的把握,怎么就又失败了呢?

洪仁坤沮丧地想着,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不觉碰上了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他旁边的翻译,对着路上的行人传教。他们手里还拿着一些小册子给听众,书名是《劝世良言》,洪仁坤经过的时候,也得到了的一套。他此时已经神情呆然,回到客栈后,这些册子被他胡乱地塞进了行李包。

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是梁发,他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是中国近代第二个基督教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印刷工人的梁发给来到广州传教的外国人马礼逊当助手,耳濡目染之下,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了传教士,他非常热心地宣传基督教教义,而且把有关基督教的知识编写成



适合中国人阅读的小册子,这就是《劝世良言》。

第二年,洪仁坤不死心,又一次来到广州参加应试,还是不中。这次的打击比上一次严重多了,他想着父亲、母亲期待的眼神,走向客栈的路上,一步一晃,一进店门,他就昏厥过去,怎么叫都叫不醒。

应考的伙伴凑钱雇了肩舆把他送回花县官禄老家。回家后,洪仁坤心灰意冷,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高烧久久不退,吓坏了父母。洪仁坤有时昏睡有时清醒。当他清醒的时候,心里感到无限地愧疚、颓废,他感到十分绝望,这已经是第三次落第,他真想死掉算了,前途一片黑暗……几天后,退烧了,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就这样,洪仁坤昏迷了四十天,病总算好了,恢复了正常。

公历 1814 年 1 月 1 日(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洪仁坤出生,乳名火秀,读书时,父亲洪镜扬给他取名“仁坤”。

洪仁坤一家原先在福水源,后来迁到芙蓉嶂附近的官禄。官禄位于花县县城西南,离广州府城也不远,只有一百里。

父亲洪镜扬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他有才能,善搞人际关系,村民对他很是拥护,被推为“堡尊”。镜扬先后娶了两个妻子王氏和李氏。只有王氏生了三子二女,长子仁发,次子仁达,第三个儿子是仁坤,长女辛英和次女宣娇,分别为仁坤的姐妹。

洪镜扬一家是普通的农民,不富裕,但是也还吃得上饭。

洪仁坤七岁在本村私塾读书,读书之余还要做些农活,经常拾粪、放牛。他从小时候学习就非常勤奋刻苦,记忆力强,能够熟诵《四书》、《五经》和《孝经》等。除此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诗词文赋,后来写了很多诗词。他聪明好学,看过很多历史典籍,其中不乏稗官野史、故事传说、地理一类的杂书,并且还得到家族长辈和老师的称赞。

1827 年(道光七年),洪仁坤只有十三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落了第,后来三年之后,就当上了本村的塾师。

就这样,洪仁坤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他的性格开朗、坦率,有很多朋友,常在朋友面前夸夸其谈。

参加第三次科试落第生病过后,洪仁坤仍然在私塾教书。

日子平平淡淡,但是外面的世界却风云跌宕: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



洪仁坤和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为民族的命运而担忧。

转眼间就到了1843年。

今年春天,二十九岁的洪仁坤第四次赴广州应试,结果又落第了。

这一次失败,洪仁坤心里非常愤怒,回乡后,他决定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

以后的日子,他继续教书。

一天下午,洪仁坤随便拿起书架上的那套七年前从外国传教士那儿得到的《劝世良言》读了起来,他越读越认真。

《劝世良言》一共有九册,约六万字,作者是梁发。这套书有的地方语言浅显易懂,但是许多地方语句颇为晦涩,很难搞懂,大概是直接翻译过来的文字。洪仁坤对书中所写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来没有看到儒、道、释三教被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很多的神佛菩萨都被梁发说成是邪神,包括文昌魁星、招财童子、门神、灶君、土地这些被中国人所尊崇的神仙。而且关于学子对科举的痴迷,书中也有论述:

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庇庇睿智开广,才能快进,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二神,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啊?

洪仁坤就是痴迷科举考试的学子,他心想,幸亏及时地抽身,不再参与,梁发真是指出他人生谬误的第一人!

广大学子在这场科举考试里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清政府统治下的尘世也是乱糟糟的?到底为什么呢?梁发发表了见解:

现在之人遂生出无数的恶端,致世界大变,颠倒乾坤,变乱纲常,以恶为善,甚至把善反以为恶。因人之心,日夜歇息之间,所有思想图谋,言行举动,专在于奸淫邪恶,诡诈欺骗,强暴凌虐之事,满于胸中,行在世界之上矣。

是的,尘世间善恶不分,甚至颠倒。人心只想着奸淫邪恶,诡诈欺骗,世界一片污秽。所以要涤荡尘垢,清除妖魔,这样天下才能太平,百姓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梁发在书中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



倘若全国之人，尊信而行者，贫者守份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

洪仁坤看完之后，衷心地认为写得精彩极了，就把《劝世良言》推荐给好友冯云山和洪仁玕。

二人看过之后，对《劝世良言》中所说的道理十分赞同，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关于基督教义。

这年夏天，洪仁坤和冯云山、洪仁玕跳进村里的石角河，模仿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净身，表示“去旧从新”。

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洪仁坤决定改名，“仁”和“坤”都与中国古代的陈旧典籍有关，所以要舍弃。我的小名叫火秀，取秀字，有优秀、聪明的意思。还要加一个字，就用“全”字吧，它的意思是完备、周全。

从那以后，洪仁坤不但改名为洪秀全，而且连脾气都改了。他变得严肃谨慎，对人和蔼可亲。这期间，洪秀全和冯云山、洪仁玕天天见面，他们一直讨论《劝世良言》里的话题。

半年后，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都认为对基督教的教义了解的差不多了。

洪秀全最开始先向家里人讲解拜上帝的道理，父亲、哥哥和妹妹都表示赞同。于是洪秀全带领全家一起举行他所认为的洗礼仪式，在纸上用毛笔写下“爷火华”，贴到墙上去，在书案上把香烛点起来，然后带着全家人给爷火华磕头。每人报上自己的姓名，由洪秀全领诵，众人表示将会永远敬拜推崇天父皇上帝。

洪秀全认为自己的家里人能够这么快速接受，心里很高兴，于是就想走出去布道。

过了几天，洪秀全遇到了温秀才，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给他讲了耶稣基督的道理。温秀才还没听完，就对洪秀全说：“洪先生，你看得什么书，得来这些谬论，害人不浅。”洪秀全气愤地离去。还没走多远，遇到洪仁玕朝这边跑来，只见他的袖子被扯破了，好像和谁打了一架。洪秀全赶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叫我哥打出来了。”洪仁玕沮丧地说，“我对他讲拜上帝，他说比起孔圣人来，耶稣算个狗屁！”



两人一起来找冯云山,把遇到的问题对他讲了,才知道冯云山也和他们一样。

元宵节过后,洪秀全来到私塾教课。洪秀全首先就把书塾里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子踩烂了,还对学生大讲孔子是妖魔,动员学生信奉基督教。过了不久,书塾里的学生纷纷退学,家长们知道之后,他把洪秀全给辞掉了。

冯云山、洪仁玕也丢掉了教学的饭碗。

现实把他们逼到了不得不另寻出路的道路上,最后他们一拍即合,要到外面寻找机会。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冯云山动身了。由于家庭的阻挠,洪仁玕没有和他们一起。

洪秀全、冯云山先到广州,在街上宣传教义。但是没有一点效果,而且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所以他们很快离开了广州,经过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来到了清远。在这里,他们的宣传第一次有了点效果,发展了一些拜上帝的会员。这个地方正缺少塾师,洪秀全就写信让洪仁玕来。在这之后的数年,洪仁玕就在这里一边教书,一边传教。洪秀全和冯云山继续远行,经英德、函江、阳山、白虎圩,来到南江排,渡过贺江,踏上了广西的土地。

5月2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洪秀全和冯云山来到了浔州贵县的赐谷村,在洪秀全的表兄王均盛家暂时住了下来。

赐谷村没有老师,王均盛热情地筹办了一处私塾,让洪秀全、冯云山教书。从此,两人白天教书,晚上就对村民传教,给他们讲拜上帝的道理。这种活动被当地的村民称为“拜会”。

赐谷村非常偏远、闭塞、贫穷,洋人从未到达过这里,所以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拜上帝的道理,很快,参加拜会的听众达到数百人,还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洗礼。

一天晚上,二人讲完道理,洪秀全兴奋地对冯云山说:“看来我们到广西来是对的,这里的人容易发动。”

冯云山颇有同感:“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在家乡的传教活动,失败是必然的,广东是洋人的手脚最先插入的地方之一,《南京条约》签定以后,英国人那里更是飞扬跋扈,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对洋人恨之入骨,而我们



宣传的偏偏是洋教，大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平等，这就无怪乎人们对我们的教义反应冷淡了。”

“不过，我们将来终究还要布道于天下的，也包括广东。”洪秀全信心十足。

渐渐地，洪秀全却感到有些空虚：自己虽然博览五经，堪称饱学，但那都是孔孟之道，是现在他所反对的东西；而他正在张扬宣传的拜上帝之道理，恰恰所知无几。他的知识来源可怜得很，只有《劝世良言》这套书，到如今，连《圣经》都没读过，基督教的教义到底有哪些内容？心中一向不甚了了。刚到赐谷村时，每次讲道理都觉得很充实，很新鲜，但慢慢地，就感到这些道理越来越空洞，每天夜晚总是讲那么一套。就像从外面背了一筐柚子来到此地，三下两下就倒了出来，再一眼看去，筐子亮了底。这与做书塾先生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孩子跟他学了好几年，他仍然有许多学问掏不完。现在可好，只半年，就已经无话可说了。再则，连他这个传教者本人都没做过洗礼，却已经给一百多人举行过洗礼了，这就有点“野路子”之嫌了。洗礼的正规仪式到底怎样？自己还从来没有见过。师不明，弟子拙，看来是该找个地方再喝点洋墨水了。

还有，直到现在，他们所宣讲的教义，只是搬用别人的东西。说得好听些，是照本宣科，说得难听些，是拾人牙慧。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在哪里呢？没有。正因为如此，许多内容才显得飘飘悠悠的，与本地的风土人事接不上线头。必须自己动手写，只有借基督教教义来体察华夏的国情民情，才能够为这里的国民所理解，所接受。这件事做好了，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创立中国的基督教。

洪秀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冯云山。

冯云山听了，大为振奋。他十分佩服洪秀全的胆量与气魄，也相信洪秀全具有相应的功力与才华。他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来在空中击掌两响，说道：“好，太好了！没有内容丰富、系统连贯的教义，就很难具有永久性的感召力。古今建大事业者，必先有成竹在胸，方能疏导万民，挥斥四方。仁兄赶紧挥洒笔墨，著书立说，此功告成，你就是华夏这片土地上的最大教主！”

洪秀全的眼睛豁然一亮，洪秀全让冯云山和他一起回花县撰写教义，但冯云山没有同意。他认为，唤醒更多的民众百姓比构想完整的教义要



实际得多。没有教义,会众就失去了统一的信仰,但是如果没有会众,教义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两人多次商量,也发生过多多次争吵,最后议定,洪秀全回广东编撰关于拜上帝的教义,冯云山留在广西继续发展会众。

与洪秀全分手后,冯云山先到了浔州,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然后动身向北,经大湟江口来到新圩。新圩地处平原,物产丰富,紫水和宜水都从这里经过,水路和陆路都很便利。新圩以西约四十里是紫荆山,向南八里是金田村。

先要有饭吃。人地生疏,教书的职业很难谋得,只能出卖体力。他沿江走去,来到下古林社投宿。当晚,他向店主借了一副粪箕,从此,就以拾粪和帮工度日。

为了对这一带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第二年开春,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在高坑冲给人家做短工。放牛、挑泥、挖土、割稻、打谷、烧砖,什么脏活累活儿都干,却几乎不再接触书卷笔墨。这期间,他交了许多穷朋友,在他们当中发展了不少会员。

又过了一年,经人推荐,冯云山去大冲曾玉珍家教书。

一日,冯云山到金田村去赶集。集市上人来人往,闹闹嚷嚷。冯云山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买卖什么东西,只是想了解一下民情,因此就闲逛似的从南头走到北头,又从北头走到南头。

“这不是韦进士吗?”身后有人叫道,声音怪里怪气的。

冯云山回头一看,喊叫的人是一个尖嘴猴腮、身穿长衫的青年。冯云山顺着他的眼光看去,那个被称为“韦进士”的人正站在离自己三四步远的地方。此人矮个子,白脸膛,高颧骨,须眉稀疏,上眼皮稍厚,遮住了一半眼睛。他好像没听见有人叫他,眼睛看着别处。

“韦进士,近来可好啊?”尖嘴猴腮的青年又喊了一声。

那位“韦进士”脸上出现了一副气急败坏的表情,他想发作,却终于忍住,一转身,快步走开了。

“哈哈哈哈哈……”,尖嘴猴腮的青年笑得前仰后合。

冯云山顿时想到:这个人莫不是韦昌辉?关于韦昌辉,冯云山早就影影绰绰地知道一些,但不明详情,于是就跟着“韦进士”走出了人群。

那人果然就是韦昌辉。相认后,韦昌辉把冯云山请到家里,二人叙谈



了一整天，冯云山对韦昌辉的身世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韦昌辉是桂平县金田村人，原名韦正，绰号“花头鸭”，按广西俗语，是浮夸、爱出风头的意思。其父韦源玠是个小地主，每年有两万石左右的租谷。韦昌辉读过几年书，应过童试，却无功名，也就没有什么地位。韦家原住王漠村，因受大户刘姓的排挤而迁到金田，但仍受一些殷富大户的歧视。有一次，韦家去纳粮，但未得粮单，粮官就硬说韦家没交，并三番五次地催逼，韦家没法，只得又交了一次。为了这件事，韦昌辉很气愤。韦源玠痛感家中无功名人才，就想栽培韦昌辉，好为韦家挣挣门面。谁知韦昌辉偏不争气，有一年去桂平县城应试，不但没考中秀才，还在县里赌博，连长衫都输出去了。韦源玠没法，就花钱给韦昌辉捐了个监生。

在韦源玠七十一岁生日这天，韦家邀请乡邻，大摆宴席，还特意做了一块匾额，上书“成均进士”四个字，挂在门头，炫耀乡里。成均，按《周礼》的记载，就是古代的大学，韦昌辉既然是监生，而监生就是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肄业的诸生，因此挂上“成均进士”的匾额也说得过去。谁知有个好事的秀才蓝如鉴，就是在集市上那个尖嘴猴腮的长衫青年，唆使一个大烟鬼趁夜把匾额上的“成均”两个字挖掉了，结果匾额上就只剩下了“进士”二字。之后蓝如鉴跑到大湟江巡检王基处告了韦昌辉一状，王基以僭妄之罪名将韦昌辉逮捕，敲了韦家五百两银子，才把他放出来。蓝如鉴因举报有功，得了二十两赏银，他得银后乐不可支，四处张扬。

黄昏时分，冯云山离开韦家返回大冲。尽管冯云山觉得这次谈话很投机，但他没有动员韦昌辉加入拜上帝教，他对韦昌辉的人品不太放心。他本能地感到，韦昌辉的眼皮遮盖住一半眼睛，同时也隐藏起一半心术。他在大集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受了蓝如鉴的戏弄，回到家向陌生人讲述自己遭受凌辱的经历时，却丝毫未显现出愠怒和激愤的神色，这表明他是一个颇能忍辱负重的人。但话语中偶尔从齿缝里挤出的重音，又表明他的内心潜伏着巨大的复仇力量。能把仇恨吞到肚里的人大都是有些城府的，但这种人在吐出仇恨时所造成的危害也极大。

冯云山转念又想，如果劝韦昌辉加入拜上帝会，他一定会很痛快地答应下来，至少在开头一段时期内会铁了心地干，因为他想利用拜上帝会这个组织进行复仇，再说这是个大户人家，举事时最需要这种人的财力支持，



于是决定过一段时间再来找他。

不久,冯云山又认识了胡以晃。胡以晃的先辈是江西临江人,为仕宦之家,后迁到广西平南县八峒花洲山,为广西少有的巨富,父亲胡琛占有的田庄跨平南、藤县、金秀瑶山三个县区。胡以晃约有三十六七岁,中等个子,面色微黄,高鼻梁,髭浓而髻稀。少年时不大喜欢读书,而爱好习武,考中了武秀才,上省应武举考试时,前几个项目都已通过,但尾试考弓箭时因用力过猛,将硬弓拉断,结果落第。胡琛原与八峒卓家有仇,卓家是地方上有名的土豪,与官府往来甚密,胡以晃落第后,卓家趁机百般奚落。一天,胡以晃骑着马路过卓家门口,卓家要他下马,胡以晃拒绝了。卓家就命家人把胡以晃拉下来,毒打了一顿,然后推到牛圈里,枷住脖子,用镰刀把他的半边头发剃掉,才放了他。

冯云山知道,胡以晃跟韦昌辉一样,都是殷富之家,都有一股深仇埋藏在心中,但他觉得胡以晃要可靠得多。此人诚实、豪爽,言语不多,却待人热情,不像韦昌辉那样神鬼莫测。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冬季。

这天,天格外冷,冯云山刚刚起床,就有人送炭到教馆里来了。此人中等身材,面庞削瘦,棱角分明,头发微黄而稀少,胡须蜷曲而浓密。两眼略有些红肿,大概是烧炭时烟熏所致,但眼神里流溢出异于常人的坚毅、冷峻和深邃,同时也隐藏着几分狡黠。

“我叫杨秀清,是曾玉珍的舅舅。天冷,给冯先生送些炭来。”来人自我介绍说。

“请坐,请坐!”冯云山热情地说。两人坐下后,就攀谈起来。

杨秀清,原籍湖南耒阳,因父亲获罪而流落广东嘉应,到了杨秀清这一辈,迁徙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内鹏隘山新村。秀清五岁死父,九岁丧母,靠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后,以烧炭种山为生,日子过得十分困窘。

“山里有多少人以烧炭为生?”冯云山问。

“紫荆山里烧炭的人家大约有三百户。其实专门烧炭的只有二十户左右,多数人家只是捎带着烧点炭。山里树多,本地人不需用炭,炭都拿到新圩集上去卖,只能在冬天卖给有钱的人家,圩上的铁匠也用些炭,总共加起来也卖不了多少。”

“卖炭赚的钱够用吗?”冯云山又问。



“冬天还凑合，春夏秋三季就接济不上了。”

“看起来，以烧炭为业，实在是没有盼头。”

“我也知道，可又找不到像样的生意做。”

“当今朝廷无道，官绅鱼肉乡民，百姓苦不堪言。要想有个出头之日，就必须结成兄弟，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反抗官府，开辟咱们自己的天地。”冯云山觉得跟这种吃不上饭的人谈话用不着绕弯子，可以单刀直入。

杨秀清的眼睛豁然亮了，他小时候常听伯父讲陈胜、刘邦、黄巢、朱元璋起义的故事，对古代的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想到有此胆略的人就在眼前，更没想到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对自己如此信任，竟敢不怕掉脑袋说出这种掏心窝子的话。不需要任何点拨，杨秀清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也猜出了冯云山的用意，就说：“我有个朋友叫萧朝贵，我这就带他来见先生，我们能发动四五百人。”

冯云山喜出望外，急忙说：“不用，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

两人刚出村，就见一头肥壮的黄牛在田野里扬蹄奔跑，十几个人在后面追赶，其中一个高个子青年步如流星，很快就追上了那头牛。只见他伸出右手，一把抓住牛尾。那牛四蹄撑开，头用力向前拱着。那青年则扯着牛尾向后拽，不一会儿，就把牛拽回了好几十步。看到这个场面，众人无不惊骇。这时，牛的主人也赶到，把牛接过去了。

“他就是萧朝贵。”杨秀清对冯云山说，然后喊道，“朝贵！”

“是杨大哥。”萧朝贵边说边向这边走来。

“这位就是冯先生。”杨秀清介绍说。

“久仰久仰，早就听说过，只是未能晤面。”萧朝贵高兴地说。

“朝贵兄真是身手不凡哪！”冯云山夸奖了一句。

“先生见笑，匹夫之勇而已。”萧朝贵有些不好意思。

“哪里人？”冯云山又问。

“原是武宣东乡沙田村人，后来迁到紫荆鹏隘山，跟杨大哥是邻居，烧炭为生。”

“走，咱们一起到书馆里坐坐。”冯云山邀请道。

三人一同向村里走去。

1844年11月30日，洪秀全重新回到了家乡花县官禄，一边教书，一边研读基督教，他要写出拜上帝教的教义。